



Distr.: General
18 August 201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六十五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15 和 27

和平文化

社会发展

2010年8月13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信转递关于修复乌兹别克斯坦历史文化遗产的资料(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5 和 27 的文件分发为荷。

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

穆拉德·阿斯卡罗夫(签名)

* A/65/150。



2010年8月13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俄文]

修复乌兹别克斯坦的历史和文化遗产，重振乌兹别克斯坦的文化和精神价值

乌兹别克斯坦拥有古老的文明和深厚的文化。任何中亚国家都没有如此众多的历史遗迹和古代文化。乌兹别克斯坦的土地是一个极其宝贵的财富，保留着各个时代独一无二的历史和考古遗迹，从人类诞生，一直到古代大国的建立。毫无疑问，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已使考古成为历史学中一个完全独立的领域，这一领域的发展，还以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发现为标志。

自乌兹别克斯坦取得国家独立以来，重振精神和文化、恢复真实历史和独特性就成为国家政策的一个优先事项。伊斯拉姆·卡里莫夫说：“我们将恢复精神价值视为增强民族特性和回归民族精神本源的一个有机和自然进程”。¹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深知精神和文化价值是发展的基础，是民族特性的强大推动力，因此在总统领导下开始广泛宣传乌兹别克人民的习俗、传统和民族价值。所有民族和宗教节日，包括诺鲁兹节、开斋节和宰牲节，都已经恢复。作为祖先留下的圣教，伊斯兰教也已经复苏。伊斯兰教完全秉持道德和人文原则，始终发挥凝聚作用，将千百年来我们民族的精神发展历程作了概括。老清真寺获得重建，新清真寺纷纷建成。许多宗教机构，包括塔什干伊斯兰大学，也已落成。许多文化和历史遗迹，乌兹别克人民引以为豪的杰作，陆续得到修复。新的纪念性建筑物也纷纷兴建，包括纪念伊玛目布哈里和法尔干尼的纪念碑，帖木儿汗和帖木儿王朝博物馆，以及体现东方建筑传统之优雅和现代建筑发展之辉煌的其他许多纪念性建筑物。

2007年，伊斯兰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伊斯兰教科文组织）决定将塔什干命名为伊斯兰文化和文明之都，标志着国际社会广泛承认乌兹别克斯坦对伊斯兰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今天，独立国家的创建有助于重振乌兹别克人民的文化和精神价值，而丰富的历史和考古遗产体现了历史的多元化，在这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考古资料和发掘是确定历史大方向的优先手段，有时还是唯一手段。其中一个方向就是有关人类起源和原始文化的发现。半个世纪前，我们发现了最早的人类遗迹，人类早在远古时代就已在乌兹别克土地上生活。但直到最近几十年，我们才有了具备世界影响力的发现，成为历史学上的一个真正突破。对费尔干纳州

¹ 伊斯拉姆·阿卜杜加尼耶维奇·卡里莫夫，《二十一世纪前夕的乌兹别克斯坦：安全威胁、安定条件和进步保证》，1997年，塔什干。

南部及塔什干绿洲距今五十万年到四十万年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将乌兹别克斯坦列为世界人类起源的区域之一。最重要的是在塔什干绿洲 Obirakhmat 洞穴发现了史前人类骸骨，研究结果改变了对现代人类形成的观点。与人类分阶段进化的过时观点相反，现代科学确定了不同类型化石人同时存在而且可能相互杂交的观点。Obirakhmat 洞穴人生活在距今五万到七万年前，也反映了人类起源过程的这种杂交形式。这些研究结果与国外研究人员的最新结论不谋而合，后者是通过非洲、葡萄牙、法国和中东的考古发现进行研究。

乌兹别克考古学家的研究取得进展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在研究乌兹别克古代文明和城市起源方面获得的成就。研究确定了两个古老文明发展区：南方的农业和北方稍后出现的复合农牧业。二十世纪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首次发现的古代东方城市农业文明，比乌兹别克斯坦学者想象的范围要宽广得多。现已确定，这一文明覆盖从阿姆河以北(大夏)到扎拉夫尚(中粟特)的广大区域，称为大夏-马尔基安文明，存在于公元前三世纪下半叶到公元前二世纪中叶，独特之处在于拥有高度发达的建筑和施工技术(城堡、宫殿和大型意识形态中心，例如筑有堡垒的寺庙)以及与后来的波斯祆教有关联的宗教仪式。

今天，在中亚建国与早在亚述历史(公元前八世纪)中就有提及的大夏不可分割，而其鼎盛时期的贵霜帝国(公元前一至四世纪)，更是将地方文化传统与希腊和印度的影响相互融合。这一王国是东方最强大的帝国之一，产生了独特的建筑、雕塑和绘画流派。哈尔恰扬和苏尔汗河州达尔维辛寺的宗教和非宗教艺术品就是例证。在铁尔梅兹老城区的卡拉寺和法雅兹寺，佛教绘画和雕像也是独一无二。正是这里创造出了著名的阿尔特伊姆楣廊，又称双僧护佛像(“三尊佛”，公元前二至三世纪)等艺术杰作。佛教雕像长廊中从此添加了乌兹别克-法国和乌兹别克-日本考古队在铁尔梅兹的发现。这一艺术在高古时代再度发展，费尔干纳州库瓦遗址的寺庙中有许多雕像已移至博物馆精心保护，就是一个例证。古代雕塑家的宝贵遗产，是我们国家艺术财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近期在苏尔汗河州坎比尔寺遗址中有重大发现。这是阿姆河畔一个建于公元前二世纪的堡垒城市，现已几乎全部被考古学家发掘。遗址已作为重要的历史和旅游胜地加以保护。原有城墙和塔楼已使用古代施工技术进行重建。

考古学家早前发现的古代花拉子模文明，最近几十年变得更加丰富，不仅添加了新的遗迹，对其起源也作了现代的解释。位于阿姆河三角洲的古代花拉子模文化始于公元前一千年之初，而文明本身和古城的出现则始于大约 2 700 年前，受到南方大夏和马尔基安的很大影响。从公元前一千年中叶开始，有理由认定花拉子模国已经诞生。

目前在阿姆河右岸的花拉子模发现卡扎特里-雅特干大型遗址，被认为是早期花拉子模王国的最古老都城。在寺庙和宫殿中发现了中亚地区已知最古老的壁画“王廊”、雕像和古代花拉子模文字。

中亚文明作为东方文明的组成部分高度城市化。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曾经指出，东方任何地区都没有象“两河间地”（中亚两河流域）一样拥有 200 多个繁华的城市。其中许多城市有着古老起源，在建国之初即已存在。

目前，对来自远古、至今仍然繁荣的大型历史城市的全面研究继续进行，包括撒马尔罕、布哈拉、卡尔希、沙赫里沙、铁尔梅兹和塔什干、希瓦、费尔干纳谷地中心和塔什干绿洲。对这些城市的发掘有助于了解国家结构的发展方式、城乡住区之间的联系、国家的总体经济和在中亚民族融合进程中的作用。

乌兹别克斯坦的所有这些考古成就只是考古学本身创建过程中的一些阶段。目前，乌兹别克斯坦考古已丰富其传统研究方法，并运用临近学科的技术，例如地理信息系统和地理学中的全球定位系统，记录人类住区和整个系统的形成阶段。按年代发展的历史地理学，以前依靠的是一个复杂的绘图系统，如今则通过计算机技术加以解决。

随着绝对年代测定的日臻完善，中亚考古学家可以利用自然科学所得的数据，并受益于年代测定方法的不断进步（碳 14、钾氩和年轮学）。

对丰富考古遗产的研究，只是问题的科学层面。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层面是，保护乌兹别克民族无可估量的历史古迹，并用现代技术维护最杰出的古迹，使之成为国际旅游景点。

为恢复历史文化遗产，必须挖掘和保护物质文化财产。2009 年 6 月 16 日乌兹别克斯坦议会通过的《保护和利用考古遗产法》是这项工作的基础。在这项法律下，以往不为人知的文物近来受到了保护。例如，现在受保护的考古场址已有近 4 000 处，而且这个数字还将迅速增长。

目前正在继续开展工作，按照教科文组织保护文物的国际标准编制乌兹别克斯坦各地区文物名册，并将其列入保护文物清单。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文化体育部主管保护和利用历史遗产的领导部门的合作下，考古学家们正在进行这些工作。

从独立以来，我们一边修复建筑群落，一边尽力用现代技术保护各个时期独特的考古文物（苏尔汉河州佛殿、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城墙街区、古花拉子模宫殿群落、塔什干历史中心和 Mingourik 遗迹）。

修复的建筑和考古财产共有 1 000 多项。这也有助于保护共和国的文化遗产和研究本国古代历史遗迹，虽然这方面仍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恢复历史真相尤其推动了乌兹别克斯坦的精神复兴，包括帖木尔时代、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时期、新方法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苏维埃极权时期；这项工作十分客观地澄清了这些历史事件与沿革，并揭开了乌兹别克斯坦历史原先被掩盖的章节。有些在殖民年代被不公正遗忘的乌兹别克人民的伟大祖先，重新获

得了崇敬，如伊玛目 al-Boukhari、伊玛目 at-Tirmidhi、Bakhaouddin Nakchbandi、Hodja Ahmad Yasavi、帖木儿、Boborakhim Mashrad、Burkhoniddin Marghiloni 等等；他们不仅为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且对全人类的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前，文化成为国际生活的重要主题，在政治经济关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此背景下，乌兹别克斯坦丰富的历史遗产、道德和精神传统以及对世界文化无可估量的贡献，构成了共和国的基础和示人形象。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在谈到共和国进入国际社会问题时指出：“我们的首要立场是，推动精神、科学、文化方面的融合，如教育和信息领域”，² 这无疑有助于使乌兹别克人民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国际反响，确保本国开展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改革取得成功并取得科技进步。

1993 年 10 月，共和国在融入国际精神文化社会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即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汇集了各国的科学、文化和教育系统，并为其提供全球知识界发展的综合经验，使各族人民可以享受全人类的精神遗产。

历史的记忆——客观真实地重构乌兹别克人民的历史——对民族复兴和树立民族特性发挥关键作用。政府已采取了许多措施，鼓励研究乌兹别克斯坦历史及其国家结构。乌兹别克学者和机构在这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果的活动；作为主要的历史研究中心，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在这方面的工作最为有力，包括修订和编辑科学著作和科普书籍，研究乌兹别克历史的不同时期以及以前未曾研究过的方面。

恢复乌兹别克斯坦精神遗产并使之得到国际承认，尤其开展了庆祝古老城市和伟大祖先纪念日的活动。经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决定，下列日期产生了广泛影响：伟大的科学家和领袖 Mirza Ulughbek 600 周年(1994 年)，伟大的领袖和军事指挥帖木儿 660 周年(1996 年)，圣训杰出专家、学者 Al-Boukhari 1 225 周年和伟大学者 Al-Ferghoni 1 200 周年(1998 年)，《阿维斯陀》2 700 周年(2001 年)，英雄史诗 Alpamysh 1 000 周年，乌兹别克人民的伟大儿子 J. Mangouberdi 800 周年(1999 年)，伊玛目 Motouridi 1 300 周年和 Al-Marghiloni 910 周年(2000 年)，马蒙学院周年(2006 年)；这些都是列入教科文组织活动年历、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庆祝的日期。若干考古学确定了建城日期的城市，也按教科文组织决定庆祝了周年活动：撒马尔罕庆祝了 2 750 周年(2007 年)，喀什其 2 700 周年(2006 年)，布哈拉(1997 年)、希瓦(1997 年)和铁尔梅兹 2 500 周年(2002 年)，塔什干 2 200 周年(2009 年)，玛吉兰 2 000 周年(2001 年)。

为什么如此大力庆祝这些活动呢？因为在一些外国研究人员的工作中，我们伟大祖先活动的形象是模糊的，缺乏客观性。这些庆祝活动期间举行的国际会议，

² 卡里莫夫，《指示》，第 4 卷，塔什干，1996 年，第 332 页。

客观地从各方面展示了这些人物的活动和成就，也确认了乌兹别克斯坦新的优先事项，这无疑是我国年轻的外交活动以及学者们的伟大成就。

国际活动中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在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了Mirzo Ulughbek周，开幕研讨会为“Mirzo Ulughbek和帖木儿敌国时代”。³与这项活动同期举行的还有“Ulughbek和传统艺术”展览，不仅向参观者展示了Mirzo Ulughbek的一生和成就，而且也展示了他所生活的帖木儿王朝时代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当代民间和应用艺术的发展。

教科文组织举办的Ulughbek周，有助于提高巴黎人和游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认识，向他们展示其丰富的文化和精神遗产，以及本国在取得独立之后的短时间内发生的重大变化。

通过对Mirzo Ulughbek成就的科学研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的天文年(2009年)，举行了讨论Mirzo Ulughbek及其对世界科学发展贡献的国际会议。

2006年4月，值帖木儿660周年之际，在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了关于帖木儿时期科学、文化和教育巨大发展的科学会议和展览。

在开幕式上，卡里莫夫总统恰当地指出，帖木儿的历史使命也让亚洲和欧洲国家首次产生了对同一地缘政治空间的归属感。

法国总统希拉克和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等参观者，欣赏了展现帖木儿和帖木儿时代科学文化遗产的展品(珍贵手稿、硬币和服装等)，以及关于帖木儿时代的当代乌兹别克艺术家的作品(绘画和应用艺术)。

1997年6月，在巴黎举行了一个星期的丰富活动，庆祝布哈拉和希瓦古城建城2500年这一值得纪念的日子。活动周的计划包括关于两个城市的展览、“伟大的丝绸之路”演出和乌兹别克艺术家音乐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在讲话中指出，几千年前，布哈拉和希瓦曾是精神中心，由其产生的价值丰富了全人类的文化遗产。⁴

2009年4月，为庆祝塔什干建城2200周年，在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了大型文化和科学活动。在塔什干也同期举行了若干科学会议。

在世界范围举行的周年庆祝活动，引起了世界科学和文化界对乌兹别克斯坦的重视，不仅更好地发掘了我国伟大祖先和宝贵城市的作用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而且还让国际社会看到我国对恢复精神和民族历史价值所做的努力。

³ Narodnoe slovo[人民之音]，1994年10月24日。

⁴ Pravda de l' Orient, 1997年6月24日。

还应指出，在外国专家和乌兹别克专家的合作下，已出版了多部关于帖木儿、Al-Boukhari、Al-Ferghoni以及希瓦、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塔什干市的重要著作。⁵ 这些著作是首次在这些时代经历的众多社会经济事件和文化进程背景下，展出了有关伟大祖先和古老城市的遗产的重要性。

“丝绸之路，对话之路”项目的一个具体成果是，在全世界 12 个国家的参与下，1996 年在撒马尔罕设立了中亚国际研究所。研究所的任务是推动研究中亚历史，对该区域走上现代发展道路国家的当前进程提供启迪。这些研究的成果包括 Ju. F. Burakov 和 A. A. Gritsina 的重要专题著作《伟大丝绸之路上的Maveraunnehir》(2003 年)，以及 2008 年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丝绸之路上的斯特拉波之路”。

全世界科学家之间的合作研究中亚历史的重大成就之一是，修订和研究了“中亚文明史”巨著六卷，描绘了中亚、地中海到中国的历史文化演变全貌。

在这一国际机构的努力下，布哈拉、希瓦和Shahrizabz等世界闻名的城市、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的东方学研究所的东方手稿集和独一无二的奥斯曼古兰经被列入人类遗产的名录；该名录包括 690 多处世界古迹和历史遗迹，如法国凡尔赛宫、意大利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城、埃及金字塔和印度泰姬陵。⁶

乌兹别克历史文化财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反映了其无可估量的价值；它们属于全人类，国际社会有责任保护这些财富。

恢复乌兹别克斯坦人民的精神、历史和文化价值，塑造了本国的民族特性，并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基础，为创造国家未来实现必要的重大转变；而乌兹别克斯坦这些转变引起的重大国际关注，不只是为赞赏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而且要大力促进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以及普遍价值观和民族价值观的统一，这无疑是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和平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⁵ Tamerlan dans l'histoire mondiale, Paris, 1996; La lumière venue du plus profond des siècles[俄文], Tachkent, 1998; Al-Ferghoni[乌兹别克文], Tachkent, 1999, 260 p; Khiva, la ville aux mille coupes[俄文], Tachkent, 1997, 224 p. Boukhara, joyau de l'Orient, Tachkent, 224 p.

⁶ 世界遗产。1998 年国际咨询委员会编订的名录，巴黎，教科文组织出版物，1999 年。